

金科幻

黑沙暴



陈自仁

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外星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建立了基地，他们想把地球上的陆地全部变成沙漠，变成他们理想中的乐园。

外星人还制造了“地球人贪婪欲望操纵仪”，用来控制地球人。

科学家田教授被抓到外星人基地后，发现了这一切，他决定制止外星人的这一行动。

多次巧妙地与外星人周旋，田教授逃了出来。并亲自率领一支特殊部队，深入沙漠，挫败了外星人的险恶行动。

外星人被赶走了，可是，人类的贪婪怎么办？科学家也束手无策

.....



精彩片断

突然，四周一片黑暗。接着，一股芳香飘来，我的头一阵眩晕，身子酥软下来，很快失去了知觉……

……刘江惨叫一声，身上燃起一片蓝色的火花。他嚎叫着，拼命撕扯自己的头发，捶打自己的胸膛，很快，他的全身千疮百孔，如一床破棉絮。……

这时，怪事发生了：所有的外星人建筑，像阳光下的冰山一样，正在消融。……

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吗？请读这本书吧！

目 录

- 1. 沙暴!沙暴!! (1)
 - A. 沙漠车抛锚了 (1)
 - B. 卫星电话出现故障 (6)
 - C. 我们快变成肉干了 (10)
 - D. 一个闪着蓝光的庞然大物急速下降 (13)
- 2. 外星人基地 (21)
 - A. 奇怪的审讯室 (21)
 - B. 我的两个学生成了人质 (26)
 - C. 宣誓效忠外星人 (31)
 - D. 我中了外星人的圈套 (34)
- 3. 可怕的阴谋 (42)

- A. 向外星人献计献策 (42)
- B. 一场大雨吓坏了外星人 (46)
- C. 激光切掉了司考特教授的右臂 (50)
- D. “沙暴行动”计划 (56)
- E. 丑陋的太空植物 (59)
- 4. 他溶化在雨水中 (62)
 - A. 外星人的断臂再植术 (62)
 - B. 机器人脸上冒起了蓝色的火焰 (66)
 - C.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(72)
 - D. 他拼命撕扯自己的头发 (77)
 - E. 野战靴爆炸了, 那个警官飞了起来 (80)
- 5. 惨烈的沙漠战 (83)
 - A. 啊, 原来外星机器人怕酸 (83)
 - B. 一支奇特的军队 (88)
 - C. 被复制的博士研究生 (92)
 - D. 我们溃不成军, 节节败退 (98)
- 6. 外星人的预言 (108)
 - A. 地球人的致命弱点 (108)
 - B. 功勋卓越的蚂蚁机器人 (113)
 - C. 又是一次血的教训 (116)
 - D. 基地渐渐消失在沙漠中 (119)
 - E. 听了外星人的预言, 我心惊肉跳 (127)

1. 沙暴!沙暴!!

A. 沙漠车抛锚了

沙暴!沙暴!!还是沙暴!!!

车外飞沙走石，一片漆黑，传来天崩地裂般的轰鸣声。

车的前排，坐着我的博士研究生刘江和张为。

刘江双手紧握沙漠车的操纵杆，大张着嘴巴，呀呀怪叫，一脸极度恐惧的表情。沙漠车在他的操纵下，艰难地向前爬行。

张为一手抓着车的拉手，一手抓着对讲机，声

嘶力竭地呼叫着 2 号车和 3 号车。

突然，车顶轰的一声巨响，沙漠车一头栽进沙坑中，驾车的刘江一头撞在前面的挡风玻璃上，“嗷——”地大叫了一声。

张为向前一扑，手中的对讲机飞出去，砸在挡风玻璃上，又弹回来，掉在车座上。

我的眼镜掉了，面前的便携式计算机也掉下了茶几。我捡起眼镜，心中怦怦直跳。

是什么东西砸在了车顶上？凭感觉，我断定那是一块石头；是颶〔jù〕风卷起的石头。如果是石头，那么，这块石头一定在 100 公斤以上。由这块从天而降的巨石，我推算着车外风力的级别。我估计，这次沙暴的风力，至少在 12 级以上，时速接近 200 公里！

天哪，地球的哪根神经出了毛病？

沙漠车深深地陷进了沙坑中，刘江满头大汗，手忙脚乱地拨弄着车上的各种仪器，这辆全世界最先进的沙漠车，竟然瘫痪了一般，纹丝不动。

“重新点火呀！唉，真是，你启动电脑检查呀！”张为一边喊，一边比比划划。

“闭上你的嘴！”刘江吼了一声。

唉，这两个年轻人，一个比一个心急。我摇摇头，闭上了眼睛。

沙漠车启动了，吼叫着冲出了沙坑，向前飞驰。

尽管车的灯光如柱，车外能见度仍然很低，只见车前黄沙翻滚，远处一片昏暗。

刘江握着车的操纵杆，不看车外，死死地盯着面前的自动驾驶仪。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，仅靠目测和经验，无法辨别方向，只能让车辆进入自动驾驶状态，靠卫星导向仪指明方向。

二十多年来，我数十次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，从没遇到过这样恶劣的天气。我隐约觉得，这次塔克拉玛干之行，凶多吉少。

突然，沙漠车凌空飞了起来，接着轰的一声，一头栽了下去。我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……

我醒来时，车内外一片漆黑。飓风的呼啸声和沙子的撞击声，听起来就像大炮在轰鸣、机枪在狂扫，十分骇人！

借着幽暗的光线，我看到刘江昏倒在车的操作台上。

“刘江！刘江！”我推了他几下，他才醒过来。

张为也昏倒在前车座上，我又推他：“张为！张为！快醒醒！”

张为醒来了，他摇摇头，用颤抖的声音问：“田老师，我……我们还活着吗？”

“已经死了！你看阎王爷，正在等你去吻[wěn]他的靴子呢！”刘江气呼呼地说。

“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张为的声音带着几分恐惧。

我说：“刘江，别开玩笑！快发动车子。”

我的这两个学生，性格差异很大。刚强泼辣的刘江，一向瞧不起胆小懦弱的张为，经常捉弄张为，甚至拿一些恐怖的话题吓唬张为。不过，张为聪慧过人，再难的课题，他都能攻得下来；多复杂的技术问题，到了他的面前，都会迎刃而解。这一点，又叫刘江自叹弗[fú]如。

刘江一阵手忙脚乱，沙漠车打摆子似的一阵颤栗，终于启动了。车灯亮了。透过车灯的光柱，可以看到前方翻滚的黄沙，如大海的波涛，汹涌澎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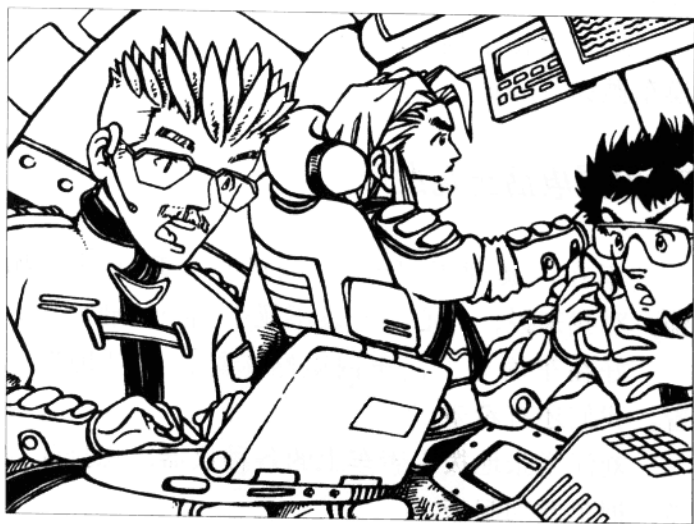
我前后左右看了看，发现我们掉在一条沙漠深谷中。

塔克拉玛干沙漠，是流动性沙漠。它的地形每时每刻都在变化。只要沙暴骤[zhòu]起，转眼间，平地上会出现绵延百里的沙山；过一会儿，风向一变，绵延的沙山又会变成一道道面目狰狞的沟壑[hè]。我们的沙漠车就掉在一条新形成的沟壑中。我目测了一下，这条沟壑两岸的落差，在10米以上。

“快!跟2号车和3号车联系,别让他们也掉进深谷!”我着急地说。

张为已经摆脱了惊恐。他抓起对讲机,急切地呼道:“2号、3号,请回答!2号、3号,请回答!”

我们一行三辆沙漠车。1号是开路车,由我带领;2号是实验车,由王志华教授带领;3号是给(ji)养车,由研究所分管后勤的李副所长带领。由于风沙太大,天地间一片昏暗。三辆车之间,只能靠车载对讲机联系。



出发时，我们约好，三辆车之间，每五分钟联络一次。在这样的沙暴中，车辆之间一旦失去联系，就会带来灭顶之灾！

可是，张为喊哑了嗓子，就是听不到2号车和3号车的回音！

过了一会儿，沙暴小了。沙漠车冲出了沟壑，在沙地上飞驰起来。我绷紧的神经松弛了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看来，危险就要过去了。

突然，沙漠车又凌空飞了起来，轰的一声，一头栽进沙漠深谷中……

这一下惨了！我们遇到了最怕遇到的问题：沙漠车抛锚〔máo〕了！

B. 卫星电话出现故障

车在风暴肆虐〔nüè〕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抛锚，对我来说，内心的悲哀不亚于判处死刑。

好在车熄火了，车内电路未坏，车灯仍然亮着。我们还有希望。

刘江紧张地拨弄着车上的各种仪器，想排除故障，把车发动起来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。尽管车载空调机还在工作，车内的温度还保持在25℃左右，但刘江的额

头上，已经滚出几颗豆大的汗珠。

刘江想尽了一切办法，车还是启动不了。我只好下了一道命令：“关闭车灯，关闭雷达。”我想，车灯和雷达一关闭，可以省不少电。

车还是纹丝不动。我让张为接替刘江排除车辆故障。

刘江喘着粗气，掉头问我：“田老师，塔克拉玛干会有那种异常现象吗？”

刘江一问，我的思绪，又回到了几天前的那个夜晚。

那天傍晚，我接到一份传真材料，说最近一个时期，国外一些卫星发现，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有一种神秘的现象。从卫星拍摄的录像和照片上看，有时，沙漠腹地出现一大片黑色，绵延万里的黄沙不见了，好像有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，钻了一个上百平方公里的黑洞；有时，沙漠腹地又出现一片五彩缤纷的光斑，像一座大都市灿烂的夜景。

我顺手把材料丢在办公桌上，然后坐在计算机前，浏览因特网上的《今日新闻》。

因特网上，竟然也有一条同传真材料一模一样的消息。我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又是网上黑客的恶作剧。”

这时，电话铃响了。

电话是科学院吴院长打来的。他要我们沙漠研究所立即组成塔克拉玛干沙漠异常现象调查组，由我亲自带队，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调查。

放下电话，我愣住了！

进入 21 世纪以来，一些外国科学家喜欢吹毛求疵〔cī〕，擅长小题大作，向往轰轰烈烈，热衷于大惊小怪。一会儿说发现新的太空生命体，一会儿说外星人即将光临地球，一会儿又说找到史前高度文明的遗迹……不过，中国科学家一直很冷静。

可是，这一次怪了，连德高望重的吴院长，也相信外国人制作的一盘录像和几张照片！

如今，中国有 15 颗不同轨道、不同类型的卫星，天天盯着中国大地。为什么中国卫星没有发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异常现象？

疑问归疑问。我作为科学院下属沙漠研究所的所长，只能服从院长的命令。

就这样，沙漠研究所组成了以我为首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异常现象调查组。

我们一行九人，开着三辆德国最新生产的沙漠履〔lǚ〕带车，向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进发。

第一天非常顺利，天空没有云，地面没有风，我们的沙漠车，在一个接一个的月牙形沙丘间飞速

穿行，时速达到 170 公里以上。

令人恐怖的现象发生在第二天。

这天上午，天气一直很好。中午时，天空依然万里无云，火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。

好像是突然间发生的事，先是晴空霹雳般一声巨响，接着，一片十多米高的沙浪，排山倒海般扑来。我们的沙漠车，像大海中行走的船，一下被推上了十多米高的浪尖，车头直指云霄，凌空飞了起来。随后又轰隆一声，跌落下来……

一阵尖厉的叫声，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。我一看，车内的电压表发出刺眼的红光。

张为叫起来：“田老师，车没电了！”

“快，关掉空调，启动备用电池。”我忙说。

关掉了空调，节省了电，车内顿时闷热起来。电子温度器上的数字，蹦蹦直跳，很快跳到了 45℃。呆这样的高温下，浑身的难受劲儿，就别提了！

在这样的气温下，我们不能坚持很久。于是，我让刘江寻找车的故障，让张为打开卫星电话，同基地联系。

这时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：卫星电话出现故障！

张为头上滚动着汗珠，不停地按着卫星电话的键盘。

我侧身看了看卫星电话的屏幕，上面闪动着一行红色的汉字：“当您绝望时，请按 R 键！”

张为看着电话屏幕，两股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。

“哭什么？我们还活着！”刘江大吼一声，推开张为，坐在了卫星电话机前。他按了几下 R 键，哗啦一下，电话屏幕黑了！

我惊得“啊”了一声，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在我脑海掠过……

C. 我们快变成肉干了

卫星电话坏了，我们同基地的联系中断了！现在惟一的希望，是同 2 号车和 3 号车取得联系；如果联系不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仿佛看到，死神已向我们走来。

我默默地叮嘱自己：不要惊慌！不要惊慌！我抓起了对讲机，呼叫 2 号和 3 号。

任我拼命呼叫，仍不见对方回音。不一会儿，我感到嗓子干裂般地疼，好像要冒出烟来，声音也嘶哑了。

刘江递给我一瓶矿泉水。我摇了摇头，没有接。

这时候，水就是生命；有水，我们就能活下去。我们自己带的水不多，调查组的水和食物都在3号车上，不到万不得已时，不能动用这几瓶矿泉水。

车内的温度上升到48℃，湿度只有3%。我们三个人开始大口地喘气。

张为坚持不住了，有气无力地问：“田老师，我们会死吗？”

“别说丧气话！”刘江吼了一声。

“太热了，我们快变成肉干了！”张为又嘟囔一声。

“哼！真是一个软蛋！”刘江骂着打开了空调机。

空调机一启动，车内搅起阵阵热风；过了一会儿，才凉爽下来。

其实，我也想着打开空调机的事儿。在48℃以上的高温下，我们不可能坚持多久。人都快变成肉干了，留着电有什么用呢？

终于，电压表又一次亮起了红灯，接着尖叫起来。备用电池中的电快用完了。

我看了看车外，沙暴已经很小了。说不定车外比车内凉快。我说：“快，收拾东西，离开沙漠车。”

实际上，东西用不着收拾。我们每人的座位下，有一个专供野外用的行囊，里面野外用的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。

我们抓起行囊，打开车门，一个接一个跳了出去。

外面，风呼呼地叫着，比车内凉快多了。我看了看沙漠车，心中一阵难受。车身的油漆不见了，到处嵌满麻子般的小坑，原来隆起的车顶也塌下去了。

我们关闭车的电源，关上车门，坐在车的一侧避风。我们不能离车太远，车内还有很多用品；再说，沙漠车目标大，无论是基地派飞机来，还是2号车、3号车找来，都容易被发现。

刘江从行囊中取出发报机，准备向基地发报。可是，发报机中只有“沙沙”声，什么信号也没有。

“我的天哪！发报机坏了！”刘江叫了一声，一拳砸在沙堆上。

张为急忙从自己的行囊中取出发报机。糟了，他的发报机也坏了！

我再一次紧张起来，急忙打开最后一台发报机。真是活见鬼，最后一台发报机也坏了！

刘江也沉不住气了。他从行囊中取出记事本，